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待制集卷十三

元 柳貫 撰

銘

豫章樓銘 有序

江西等處行中書省治龍興而龍興古揚域豫章其郡名也乃泰定四年秋八月甲子重作南樓于城上實備雉門之制題其榜曰豫章以為治格章明則民胥悅豫有以靈

承上恩名從其舊且新義焉曰既南至大合讌張樂以落之
相臣臨席賓僚列俎酒酣歡洽咸謂新茲傑觀增壯南服宜
有銘詩昭示永久則以其辭命貫貫不敢讓為之銘曰
維皇有野維地有區九土三條辨方制隅揚域入斗亦禹所
敷春秋戰國捨裂紛如中江而西爰闢邑郛畫茲豫章𢦏楚
引吳漢因秦郡建侯以居提封所既海涖嶺砠洪始名州廢
郡之餘雖則分疆百雉維都觀察節度幢纛麾符作鎮開
藩列城受呼守牧之良若史有譽宋制遵唐謀帥選儒迨

更府號考義則疎以年而命稽實本虛神元應天統御方輿
既定南紀旋安里閭時哉裕宗正位皇儲錫是分地襟江帶
湖世祖有詔雷行電舒曰惟龍興由夫澤滀其潛其躍乾道
與俱異指同音革之迺孚遂簡宰臣建行中書以張國威
以宣廟謨亦訓亦齊無劉無孥課則民庸賦則兵車謹脩
侯度職貢乃輸富而教之俗恬以愉其北崇桑其南番禺
萬里行涉不煩戒徒凡四星終若閱朝晡治理之成一軌
無渝肆今省署堂昔雌塗府舍潭潭孰啟新模據埶雄

尊象乎紫樞兩觀之間有列闉闍疏爲修閎達及交衢扇
𥁞揚埃忽不須臾宰臣曰噫責其在余余有兵民企瞻所於
譬諸服衷袂則有袪圅書驛聞報發官帑大寮部役令丞
具需陶埴斬材工來于于層構勃興鵬騫蛋嘘翼翼閑楯
隆隆棟桴其崇五仞其廣百膚上宜綴筵下可建旟雲宿
藻井霞飄綺櫨西山晴翠時落堦除如憑廣莫如挹方諸
湖淥右汎江瀾左紆千帆輻集萬屋鱗鋪警夜嚴昕有鼓
鎛錞有節干掫有栖漏壺坐息徙倚有亭有廬亦有遊氛

不摸而祛宰臣來登稅駕踟躕曰今高朗維昔溢滂匪增匪埤匪剔匪刳度不在奢名不在誣即榜豫章在志古初豈惟志古亦民不迂爾卜牲譽爾謀燕胥我有嘉賓爾肅以趨上公維宰玄衮黼黻色笑娛賓其虛其徐殽胾既升酡漿載斟吳絲蜀桐趙王燕姝碭極之戲角觝之夫次舉交陳卒徼虞虞講禮有容流風四徂以我豆籩易彼折及聖人設險有不可踰域山界谿猶迹之粗治在郡縣謂若蒲盧古然今否問牧棄芻宰臣維垣志範其驅大閑克正小體自紓繄此江粤彩民曠墟八夫

四耦三歳一畬畞有遺秉野無逋租由宰臣賢仁涵義濡麟遊鳳鳴可坐以須載膽臺隍飛閣渠渠臨玆治城如承盤盂由頽陰侯爰始插梂歷數千年考夆㢨圖洪惟寶命天降神扶赫赫宗支一本而夆前星次焉麗于南弥熒光所被川媢壤腴封建之福在徳不孤宰臣作樓非以聚酺固國藩墉有隆無汙民之戴之時樂以訏陋儒屬詞賁縏且蕪請命劓工託諸碔砆

拱北樓銘 有序

杭為江浙行省治所門雉之制宜壯且麗蓋吳山横截治城

中如龍鸞翔集不崩不騫舊即東垂築為門闕而交衢達於其下比歲大德己亥始因宋朝天門遺址闢隘埤高冠以飛樓為其楹戶之北向也扁名拱北示尊君親上之誠焉閱三十一年天歷己巳十月樓燬省具聞中書以為樓直省東南兵民號令胥此焉出宜先百役新茲崇構以竦視瞻不踰時報可乃以圖畀府使揆材庀工梁棟惟良畚築惟堅樓成而栱騫飛堊塗貽煥加于舊矣起至順庚午七月明年九月訖工凡役工一萬六千六百八十六縻鈔以錠計一千七百九十有

七米以石計二百九十其崇闕　尺縱廣闕　尺
視其役者杭府達嚕噶齊達爾瑪實迪涖其成者行省平
章政事伊實棟阿公而左右司都事鄧巨川實佐經畫
又三年為歲癸酉始礱石請文用著成績文曰
皇有九有洽于大同基命定命憲天惟聰保邦制治建侯
樹公提封四海其旅甡甡堯舜博濟猶病乎仁井牧分疆維
以範民睠茲越吳實古南服闢省命相江閩併屬界之嶺
海繚以谿谷粟米麻絲藍鹽茶荈服器之貢充牣航葦歲實

王府有式有典東南大藩曰維錢唐前臨潮波四面臺隍吳山中亘距奮翼張有截雀蒐有崇闉闍兩觀之間有閣渠渠闌楹北嚮實拱皇都乃歲已已守者弗恪融風晝揚焚巢礐作曾是岂書化為宜漠宰臣曰吁天工予代是心魏闕無乎不在一樓之興民所瞻對予圖厥新維時是因乃度土功乃發官緡相攸基儲益之廣輪其材構杉其飾綵丹雕櫨繡栭露拱雲欒觚爵騰拏如濤湧山望氣占氛亦承亦序壺氏縣壺鼓人擊鼓以警昕昏以戒廬旅商出

于塗賈藏于市夷有奉琛使有結軌塵海憧憧覿是瓌美來游來登稅于高層風清璗宇星貫玉繩江湖兩滙日升月恒昔在李唐武勝名軍揚益次杭章章有聞錢氏建國百年四君宋初籍土爰擇牧守涵育既優民訖于富貲貨化居工尚文鏤燕遊以時惟豐故豫築臺構亭剞巖治圃騷人墨客興言能賦豈若斯樓雄據高明不專亭實不主觀兵引首北顧咫尺神京神京嚴嚴民環拱之如轂斯運我約其軝如綢斯張我挈其維庶民惟星師尹惟日

其分雖殊其誠克一左陟右降如承宥密斗牛之墟方
半萬里太微分光周是四履宅揆良哉民胥樂只上公
惟宰宰士惟僚寤寐先憂罔不夙宵金穰歲兆玉燭時
調諸侯之門曰應曰臯有攢畫戟有建騂旄威行令施
無淫無慆星河在上民物在下樓觀巍巍有截中夏侯
度克修純錫天嘏嘏吾敢私為天子壽化自北南實饗
實右勒辭山石敬拜稽首

養正堂銘有序

大興君耶律公作堂于信都私第比參政江浙行省日翰林學士承旨趙公爲大書養正堂揭之楹間朝夕觀省有擴克而無懈怠所養所存顧何嘗不在於斯哉貫爲之銘曰

肖形兩間莫直匪人顱圓趾方載以一身爾心之大理勝故純爾氣之積志壹故神承之蓀之在識厥初勿亢以極勿淪以汚勿舍其車賁趾而徒勿腊其毒噬肉及膚曾是幾微一動一靜有順無違曰此成性涵之在

中則莫吾病惟敬則存惟怠則駒敬意之分間不容黍

乃相先民示爾繩矩維克端愨廓大其宇不雕以完心

馬童殺以之應物泊無迎將以之制變反於眞常緊信

都公含和蓄剛其發不抑盛德流光其光旣流內美益

充謂美伊何養正於中亦施諸人弗耀而躬顧瞻堂楣

名昭義豐我徵其訓正以受美反正為非得正為是終

日射侯維鵠斯視君子求仁侯鵠實似神聖製字乏與

正對日所擊者道無不在是心經綸昭晰勿昧我銘公

堂以諗諸内

蒼劒石銘 有序

越府照磨官林君叔大蓄奇石修勁秀特植置官署庭下嶢貞肖剛石猶人也予過山陰見而愛之乃為石製號作蒼劍石銘銘曰

誰為龜枅與雲吐霧誰為底柱截波東注誰歟防風骨骸撐拄有植之修非箕非簴不銖而廉不窽而𥦗如英瓊瑤如玉櫑具既庭既直亦峻亦武字之蒼劍以配實

璐使鎮郊筵百神爾主明德惟馨式穀是與

辭

陳貞命字祝辭

予友陳君子仁之子貞冠而筮賓字曰履元亦既協于名矣夫元即善也履之而行仁智兼用成己成物之功不其至哉貞來問義乃辭而祝之其辭曰

乾有四德繫天而行自元以始歸復於貞上戴下履亦順而承陰陽之際闔闢降升剛柔相交出入相乘不梏

夫氣不囿夫形方其既翕已張其紘及其遂舒愈韜其英春必有夏久必有徵使冬不春沍陰以凝變而適正化道乃成體天者人粤惟心亨仁首四端與生俱生生以顯仁知以藏精瘁焉枯枿㷔彼春榮不歛其實曷㐃其萌不挹其沖曷就其盈體驗擴充一本于誠悅親信友已分既明推之事物豈有餘羸陳生甫冠進學烝烝幼名冠字字則依名貞字履元維以訓程新新不已善與元并植本既固履善無傾去爾幼志爾無矯輕習爾

幼儀爾毋近刑允茲學功聖猷是經吾豈蜩蟬啁啾自鳴其以予言質諸禮庭

鄭泳冠字祝辭

吾里義門鄭氏之老順卿者吾友也筮得穆日始用三加之禮冠其諸孫泳而責之以成人之道焉不鄙戒賓過采衆陋夫既席開酌醴字實予責予惟泳以潛行爲義潛行乎大川而涉其津涯有從容暇豫之意無造次急遽之容古人每以適道譬之有自來矣而順卿又方

敦泳以學于聞諸易範潛之為用不既大哉乃為製其
字曰仲潛復申其義為辭祝之既以承順卿開家之美
而又以觀泳之績于其成者固在乎此辭曰
古人重冠維以責成其成謂何反身而誠忠君信友事
親從兄由乎仁義至于踐形三加有禮禮不虛行筮賓
命字為敬其名爾生鄭泳早嘗受經未離幼志已及弱
齡設筵弁首古訓是程吾觀於水析義甚精水圓以折
流而不盈自夫發坎達于四瀆淪而為漯渚而為滎刿

舟任載僅若浮矍負羽不勝由弱故傾柔而能剛孰與
水爭知其性者不將不迎潛泳其間維順之承過涉必
滅浚恒匪貞譬如學功蓄能致亨自强不息宵寐夙
興雖泳于涯實游于明弗心之潛則冥于升咨爾生泳
學維烝烝辰哉不競逝波日驚晦用遵養䰟將載營
潛之貽之泰道之征徵諸易範本之性情字爾仲潛戒
爾矯輕非伏于潛欲抵其平滄浪之歌有濯斯纓爾慎
持之如承佩珩爾世孝義視爾門旌黍稷維馨神歆德

馨由微至著有間無聲棄爾孩孺揚爾翹英式祇訓辭以無忝所生

贊

姚文公畫像贊

祐治之間三宗繼體公如景星光于五緯燕許常楊時乎並世藻火人文咸韶帝制廟社巍巍風清日麗上方倚公公則歸矣被髪騎麟視世糠粃陟降洋洋繄公不死有肅容儀瞻者敬止

王叔能參政畫像贊

身廊廟而心山林學孔顏而志臯益生色維仁義之形充體皆盛大之積此所以為命世之寶龜陳序之弘璧也

王繼學畫像贊

粹然冰玉之英展也皇鳳之瑞用則盛之鸞臺鳳閣不用則置之朱崖儋耳老智慮于多艱觀夷險于一致固將挾玉局之飛仙以游夫鴻濛溟涬之際所謂瑯琊之

宗魯公之子而盛德之世者也

韓明善畫像贊

融液粹和渟涵清淑繫道而道日以光藝仁而仁至於熟乃所謂畫錦之旂常有衍宗支蓬萊之雲氣舒為篇目宜其表盛德之流滋集斯文之胡福我觀之人式如金玉

自贊畫像

好學而莫或致之望道而未之見也壯而漫仕初何與

乎尊榮老而歸休亦焉往而不得乎貧賤也若乃企卒歲之優游服終身之靜儉則拄笏而看山飲水而著書尚庶幾可以傲凡夫無窮之世變也

箴

思學齋箴有序

清河張翼受經于高陽先生得其端緒而能益致思勉之功可謂善學者矣予以思學名其講肄之齋而箴以發之其辭曰

心外無學學原于思思而有得乃驗于爲仁陽義陰理公已私克復往來敬義夾持權之有要心實制之堯舜與人同此秉彛勿謂凡民雖聖可希而況學者執復有機是故君子學如恐違方其未思戒爾外馳如止水源不波不蹟及其既思毋惑多岐必端其趨必底于夷若執權量以計毫釐若引圭臬以奠方維克審夫是勿置爾疑思學之功本末相資學而不思如御舍綏思而不學如行無齎明善擇善真致其知進德修業行見于施

下學上達在爾孳孳思誠而誠夫何遠而悅親信友讀書誦詩涵養擴充罔或弗祇纚以簪玉絅以襲衣緝是內美暢于四支維敬之輿維德之儀彼暴棄者志遁神離以其邪思果于自欺弗踐其形禽獸紳緌五三載籍典訓具貽後儒翼傳秒忽無遺精義妙道日曜月輝思之而至主善為師吾黨張氏嗜善如飴學於高陽涉其津涯亦既勤止牧之愈畢日引月長晝思夕維爰闢齋居以燕以頤榜曰思學名言在茲若工有箴予為之辭

傳

劉節婦傳

劉節婦徐小字柔嘉婺蘭溪人家為大姓世有顯者節婦生二十七年歸同郡金華劉似之似之六世從祖諱渭宋嘉定庚辰對策集英殿賜進士第一在州里尤為望家節婦歸閱再期孕而未育似之遘疾死及産男也節婦泣誓曰幸哉劉氏之宗弗墜已吾有二心何以見

君地下言訖復哽咽於是劉氏家益落節婦惡弃疏服常如初喪而所以承祭祀修饋餉與出賦租以保門戶者悉身自任之不使有違節愆度字其子潛自始學至於成人爲之聘舅女而女焉生二子一女而潛得年二十六亦竟卒姑婦相向哭期以死守全劉氏家雙行寒儉一燈夜績卧起相依攻苦彌厲然取其紡績之贏以供盥醢亦常若有裕久之潛所遺二子滋嶷嶷有立而女已有從姑能以節義自持易奢爲儉而婦又以順正

率禮成教劉氏之稱為望家者兹可以自靖于其先矣節婦今年七十一嫠居且四十三年而婦寡亦十又七年予與節婦居異縣不相聞有友葉君謹翁故與似之交而潛及其二子珹衆又嘗從之問學知節婦凡行尤稔數嘗為予言之蓋歎世有旌復之典而人無自鬻之心若節婦之遭變罹憂鞠窮艱苦斯已甚矣不惟飭諸其躬而已信又能使一介弱婦毅然相從于茹荼食蓼之中比之再造其家功豈少哉嗟乎節婦之名人固不

樂得之而世固偏予之者閔之深而美之至也今予所稱劉節婦行未采于風人名未登于榮牘予獨予之以是名而不疑者稽之里黨之論而斷以史氏之法壹是人心天理之公而何私之有然則世鑒雖或不明而人心之昭灼怫而未昧彼詑節梲之麗而侈閈閎之崇以爲節婦之得傳顛顛藉是亦惑之甚矣予竊畀之作劉節婦傳

傳節婦傳

節婦陳東陽縣路西里宋鄉貢進士師道女適同縣泉村傅賀生一女而賀亡節婦時年二十四賀世儒家素貧節婦居喪盡禮晝夜自力於紡績字其女至成人而養其姑甚謹已雖簞食弗給而甘旨柔毳之養必使常過於厚又三年而姑亡治棺具歛無違禮哀瘁毀瘠人或弗能堪内外婣憐其無子而貧咸勸之改適節婦以死矢于衆曰吾寧餓死無寧幸生乃益劬躬殫志節衣縮口而累凡枲纊穀菽之贏則別為之儲峙五年始克

舉其舅姑與賀之喪域而窆之哭告于廟以其從子似嗣教之學而尤不廢於耕會高陽許先生棲隱入華山中去傅氏不十里節婦雅敬先生遣以束書從之學似既聞其講說而知夫義理之宗緒遂能承節婦之志以終植其家節婦今年六十有一而似既有子矣賀之得祀與傅氏之宗藉以不墜節婦力也里之耆耋方上節婦之志行于縣于大府請從近制加之旌復雖未報下而節婦之志亦少伸矣貫之先人泗州府君嘗與賀之

諸父同治毛氏詩故相善也于是貫作而言曰婦人處于閨門之内有三從之義而無四術之教苟能因其所性之善而遂其所履之正則變愈極守愈堅雖當患難流離之中而貞女節婦之事史常不失于書然究而觀之則其薰染漸漬必非一日之故有自來哉昔者朱吕並世東南理學極盛之時吾鄉有傅同叔先生學邃於經而尤有考于天文地理井田封建樂律兵制之書會粹其說曰羣書百考傳于學者學者尊之曰杏溪先生

而不敢字其學必由夫近小以馴致于遠大謂制度文爲之粗有廣大精微之妙故承其講肄者皆體驗切實可以措諸其用而自程其子姓於學益嚴而有節晚乃分其兄子定遠之建安受業文公之門今文公集中有與傅敬子書即其人也賀蓋先生之玄孫也仁義之澤蓄厚而流滋不得之于祿仕之優而獨發之于閨閫之懿然則熙朝旌復之典一舉而得夫傅氏之婦以顯異之他日獨行有傳尚足以表吾儒先之德之行不獨信

于其躬而信于其鄉至于其家婦人女子之被其化者亦章章可稱如是豈非吾鄉興學確行之明效大驗也歟貫是以論而著之無使其無傳焉

韓節婦傳

韓節婦劉姓絳州正平縣小吏韓筠妻也韓劉同里閈居節婦十八歲歸為筠婦劉視韓族稍大節婦知重其宗抑首促氣供婦職至元二年筠父子仁病筠從醫者求方注善藥治之其藥雜草石等法當屑為劑筠自運

機碾絓軸石墮誤傷足數日風中其瘡死明年子仁亦死筠有弟節婦即去居鄰姆旁舍晝夜撫一子一女以哭曰吾未亡人使吾夫家不墜姓踣氏是其責已盍訖喪屏簪珥益治枲絲理生業輯輯有條緒及子有室女有從則又哭曰吾與婦姒合異而同庶其優游以老乎節婦始寡家甚微今寖寖昌裕過其門者識與不識皆嗇目嗟異以為是於鄉俗有助大德二年里耆李彥狀節婦義行白縣令長令長為按實上州若府府具上中

書禮部又明年下旌復如令筠死時節婦年二十七嫠居實六十年云嗚呼禮慝樂淫乃見節義盛衰損益之間君子葢深悲之而猶喜其章章者如是也新故絳在晉之墟憂深思遠遡遺緒若節婦所自樹立豈教使然亦其土風哉余客京師見郡國所上孝義文章累牘喜其厚倫叙典之化洽于古昔徵于書作韓節婦傳

甯節婦傳

甯武宣公河内人材勇善騎射至元中從平江南有功

起偏裨為將帥鎮吳而即居之子孫食其保境安民之德尚數世益滋武宣第三子諱居賁為樞密院斷事官者娶通吉氏通吉氏揚州路總管禮之女也延祐三年斷事官卒京師通吉氏纔三十三其長子十七仲子未再周而諸女皆幼通吉氏自京師扶其喪水陸數千里還葬河内先塋挾其幼孤廬于墓下三年將還吳哭踊自誓曰吾為胄家婦不得與其夫偕老吾力猶能使子有立而女有從舍是吾無所事于世矣即捐去簪珥盛

飾服御取其儉素而盡以禮自治其身推之以及其家内外僮指逾千待之各有恩意未嘗示之以威而步趾不敢越節從度樹其家規自祖禰薦祭宗姻慶弔門戶租繇外凡賓客之饔燕時節之觀遊靡曼之色淫哇之聲不使接于耳而動于心間歲長子九思卒撫其孫欲其成人而進其仲子九齡于學女皆擇所宜歸總管公踰八秩猶壽康迎來致養惟謹其所以經紀家事者有學士大夫所未講而能安以行之固天性之善哉里者

嘉其貞節為上其行于郡郡移廉訪使者按實上之行省以次達於中書於是禮部議旌表𨈆復如令事下有司為大書貞節通吉氏之門亦表其坊貞節坊云嗟乎節以乘剛處險慎守不變為節義而致亨惟其正焉通吉氏一弱婦人中歲喪其所天非有禮義之激昂詩書之化導獨能率德厲行自其躬以及其家興信厚之風振衰末之俗雖鄒魯習禮之士猶退讓莫與齒易曰安節吉往有尚然則說以行險安而能亨固觀於世而可

知矣九齡嘗從予學治經故予爲繫次其事如右

書

答臨川危太樸手書

去冬歸自錢塘從元性所得前簡入春偶爲親舊牽連留旁近邑再閱月而歸五月初始聞元性將遣人西還因奉數字爲答今又被四月十日所惠翰情詞縋綣夙誼激昂可見學古之徒不凡近如此第三月中附書至蘭谿者却不曽收亦不知付之何人也所需查君碣銘

豈即廣居耶去夏别時見其瘡發頭面間似是浮陽上
攻病在脾腎嘗勉其急服補瀉之劑後不知遂服與否
果若此則其徵兆已見彼矣比數十年學者大抵有自
利之心而志日益畀道日益遠夫其自利之心根着于
中則未得謂得未至謂至自高者恥于問自多者恥于
求而若剽掠纎碎緣飾淺末已足以雄夸于制作之林
而為獵取名爵之資矣無惑乎頽敗委靡而莫之振起
也獨吾友捐棄俗學一意古初謂不肖頗嘗涉迹於是

乃肯過相推予將以質其所疑證其所聞而為求端用力之地此在不肖固當竭其單智鼓其盛氣以進吾友於光明博大之域而環顧其中不無瓶罄罍恥之患甚自恧焉葢學以致夫道羣聖人載道之言具于經可見已古之人所以底至于道者亦曰尊聞行知而不敢以吾一已之私係累于其間耳區區愚慮比見鍾陵時已畧陳之今信道如吾友篤志如吾友顧一求之羣聖人之經以端其本而參之以孟荀揚韓之書以博其趣又兾

之以周程張邵朱陸諸儒先之論以要其歸涵養益密識察益精則發之文章自然極夫義理之真形之歌詠自然識夫性情之正矣切不可就彼令人以日淪于汙下而莫之救也顧不肖日勉之而未至輒復進之吾友吾友以為何如胃滑伏空山安貧味道畏影收聲西遊之期渺其未卜而吾友又方匏繫人門未能以足赴目相望甚遠暑溽萬萬自厚

答宋景濂書

承問尺法老懶不能多記姑即其所省以荅來意葢自宋徽廟製大晟樂時禮官用大禹聲律身度之說請以天子中指為寸於是所製器服悉取之以為長短廣袤之節當時固有非之者矣然紫陽文公編類家禮于深衣製度條明言度用指尺復注云中指中節為寸而春溪楊氏又引說文云周製寸尺咫尋皆以人之體為法似亦準之指尺矣至于造木主條謂身高尺二寸博三寸厚寸二分釋者即援文公之說曰周尺當省尺七寸

五分弱程集與書儀誤註五寸五分弱温公圖所謂三司布帛尺即省尺程沙隨尺即布帛尺今以周尺較布帛尺正是七寸五分弱即是二說同出一書已不能歸一況諸家互有同異者乎不肖往在禮院時因更造時饗祭器嘗與議斯事而及于尺法院之老吏云庫中有前代王尺下庫檢索得之其製作極工然較之周尺省尺又復微有强弱廷議以為王尺歷代襲傳蓋久尤有據依遂準用王尺定下其議乃若淮尺浙尺隨方所用

似難準以為法然是尺法非有聲律高下之差不若且從文公之說周尺七寸五分弱者庶有據依吾友以為何如抑吾黨之學體驗擴充其事固不止是願益自察識以進于光大之域此則拙者區區之望也

待制集卷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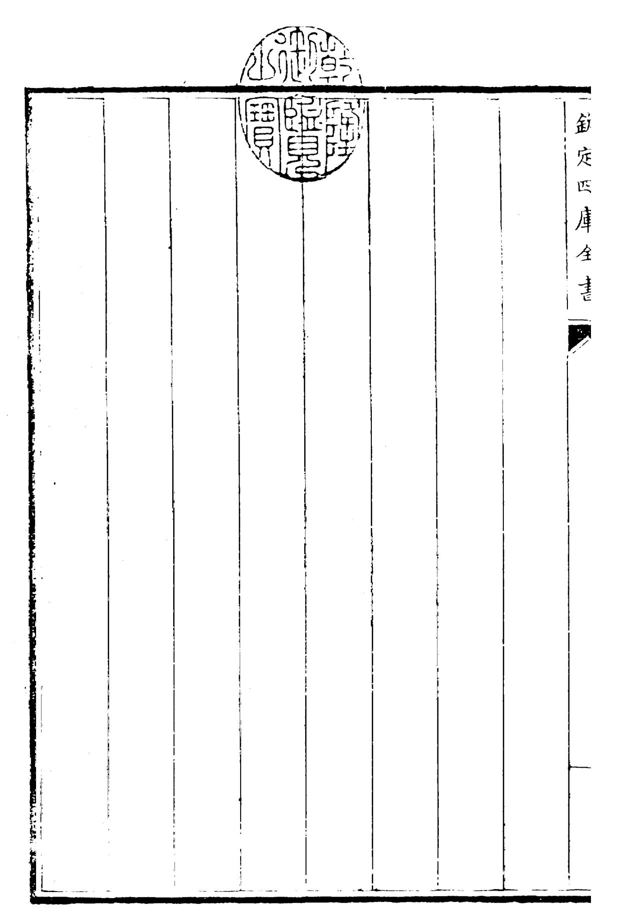
謹案卷十二第八頁後六行鄂勒舊作奥魯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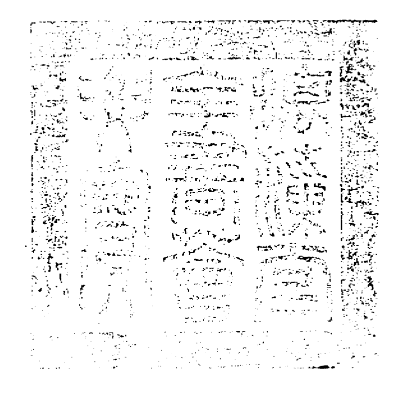
卷十三第四頁後二行達爾瑪實迪舊作答里馬

思的今改　四頁後三行伊實棟阿舊作易釋

董阿今改後倣此　十九頁前三行通吉舊作

獨吉今改後倣此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枏
謄録監生臣潘奕基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待制集卷十四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待制集卷十四

元　柳貫　撰

記

重修省府記

迺至元二十六年制改江淮行省為江浙行省自維揚從治錢塘統有兩浙江東而以淮東西分隷河南明年始營宋秘書省故地其制視都省稍降殺焉于後福建

省罷全閩八州亦併來屬地益𧇊廣山區海聚民伍兵屯奉賦租受要約者衆以數百萬計出號施令風動雷行東南半壁藩維晏然朝廷常選重臣以臨涖之柄任專則其體貌宜特隆位望尊則其禮制宜特異臺門設樹平津開閤所以辨堂廉而示等威者其品式昭昭具矣然自考成以來迨今至順壬申之歲四十三年矣興壞補弊猶有待乎其人何哉宰臣若曰吾為天子專制方面所居廣居所立正位權綱攸繫有翼有嚴其命幕

傺相時蠧敗完舊飾新無陋無奢中玆度程乃出緡于府徵材于市工用官傭役用農隙昉自堂庭達于門闥易刓敝為堅良化闒茸為麗密堦墄瑩淨堊雘鮮新甋稜藻井動采交輝表漢廷之黄閣暎中天之紫垣先是壘石北墉象乎列岳歲久摧塌增崇加衺竦立簷際秀出林麓百司之長庶府之屬奔走承命于其左右者咸改視易聽以為士大夫之治于其官猶人之修于其身也身修則心正而物正官治則事理而民安德則觀諸

其身政則視諸其官然則一省署之修舉而元僚學相之素藴畢見於斯推其洒掃庭内之心豈不欲澄清天下而無一物之不得其所思夫垣墉樸斲之勤又豈不欲佐宣廟謨保乂皇家而致篤恭治平之效覲隅知室闈樂知德信斯言哉左右司都事袁某實董其役宣力維多屬兹僝功宜著成美爰考春秋之義式昭棠樹之思官僚氏名列諸下方其歲冬十二月既望謹記

勑賜天妃廟新祭器記

海神之貴祀曰天妃天妃有事於海者之司命也其別廟在吳城西北陬葢漕運都府治吳專領海漕歲運東南之粟三百萬石實京師常以春三月夏五月上旬之吉開檣劉家港乘便風不兼旬達直沽口舟將發臨遣省臣率漕府官僚以一元大武致天子毖祀之命薦于天妃得吉卜而後行精神肹蠁如父母之顧復其子無少爽也至順二年歲在辛未行省左丞邁珠公實董漕事將祀之夕會平章政事伊實棟阿公入覲道吳因請

公涖薦祼翼日公齋沐入廟跪奠惟寅顧見尊斝籩豆
踐列參差喟然歎曰國家敬恭明神潔蠲器幣之意豈
若是耶乃五月某甲子上御興聖宫公奏事次請更造
天妃廟祭器如式以昭神貺有旨即賜交趾所貢黄金
飲醆承舟各二又内出白金五錠為二百五十兩勅公
董成凡器籍置廟中倘常薦六月辛未公槖金還呉具
宣恩旨漕府官僚望闕稱謝已發公帑所儲比年賜金
五十兩總之為三百兩申飭金工準上供新制為祭器

品十二香爨香匳各一件其可名者合四十有九匭而藏之平江府庫祭則出而陳之其籍則繫之漕府而且稽其出納焉漕臣曰惟古神聖制器尚象而祭為尤重致明誠達氣臭用其所貴非徒物也天妃之祀列在中祠垂五十年雖祭有常儀而器不稱物猶有待于大臣之論奏皇上之垂仁然後數周而禮備使不文之金石其何以彰君賜格神休臣實甚懼乃來請辭臣某昔待罪禮廷竊常與聞明德郵祀之義乃執筆書之俾後有

考其諸器數具列下方

全寧路新建三皇廟記

三皇廟祀虙羲氏神農氏黄帝氏即古所謂三皇者三皇開天立極之功千萬世帝王所由宗而歷代未有祠祠之自我聖朝始夫既始祠之而其尸祝之事乃獨託之醫家者流所以神三皇之道以興物前用累聖稽古教民之意微矣至矣今徧天下郡邑咸立廟建學有師有生而全寧路獨闕全寧為駙馬都尉魯王分邑延祐

四年魯國大長公主以帝姊居藩首捐湯沐之資作新廟于大永慶寺之東陛楯豐崇像圖煥儼春秋薦事牲碩酒清禮典斯應神亦寧止于是公主授使者命屬大史某記其成役不得辭竊嘗考之三聖人而知夫道在天地間微顯闡幽固各有攸當而洪纖高下其歸一致宓羲身察陰陽六氣以有四時水火升降之象神農辨草木色臭而審其燥寒平毒畏惡之性著本草立方書對察和齊致利天下黃帝坐明堂覲八極察氣推運作

内經以命臣色脉方餌三皇之書大抵以醫傳其書傳則其道神雖以醫家者流尸其廟事未為不嚴且尊也然令郡國之制豈無他祠而公主顧獨汲汲焉而不敢以為後是其心豈不欲弘推斯道上以壽吾君吾國中以壽吾戚藩而下以壽吾民乎嗚呼此麟趾騶虞之化而肅雝之德之成者也某雖不敏敢誦所聞以復使者之命而且以為記

見初亭記

國子博士劉先生眉人而埜其先府君宣之南陵南陵
先生仕國也始府君去蜀亂東下寓琴書鄂渚曰是于
東西行道實徑事定吾其返乎暨十年風氣肇開九域
大同則里墟井堙歸無適主盍題其授弟子之齋曰遂
初而府君之志孤矣其後先生即仕府君以耆壽左右
就養御至南陵六年卒上距生之日五百廿甲子年不
滿其德猶為歎哉先生既卜黃塘之窀穸惟吉又作見初
亭墓道之傍歲時瞻省攬物興悲如始喪時先生之篤

于親猶府君之篤于眉也至治元年冑辱與先生為寮謂冑曰吾父之名齋而吾之名亭子既聞之吾歸將刻文亭上以示子若孫令屬筆於子焉冑不敢以蕪陋辭則復于先生曰山川之流峙草木之茇滋地之形也然而梯嵩華之高測汝漢之深而求終南九峻之植以與之並則堯然者皆山波然者皆水蒼蒼然者吾知其草木而已指輿圖而問神州臨河洛而思禹功彼其地氣之有闔有闢非吾人心之有應有感者乎故由宣沂眉

其里逾數千而遠以子繼禰其世纔一易而近方府君少而占籍于蜀不自意老而憩息于吳于楚也棄親戚墳墓于眉而去之不自意復體魄于宣之土也宇宙之初一天之運父子之初一人之身可知者天而不可知者人則子孫數傳之後樂安重遷知誠宣人而已安知眉為西南大州也哉令反壤始樹而已亭已宇則詩書手澤之存俎豆聲容之接葢洋乎青神峩眉之在睫而一泉一石之秀潤一葩一卉之芳縟皆其見似聞名而

心目瞿瞿者也地氣之虧疏魂氣之冥漠有不得以間之矣然乎閭風俗之成常繫乎其人古所謂鄉先生生而教于閭塾沒而祭于里社殆其人歟蘇長公稱吾州有近古之俗三今未知其能然與否也府君蜀之君子其辟咀之所詔趨庭之所教先生得之宜詳則夫近古者三將自一家而刑于鄉國仁興讓舉民皆力作易治而吏以優游無事吾為南陵幸之矣府君之欲遂其初先生之能見其初果不在兹乎先生之子鑄嘗從貫國

子學令以進士上第授官侍先生南歸故貫以是諗之先生而并語之若夫府君之世業行治與卒塟之歲月則表墓者當備載之而記者不必具焉七月六日丁丑記

常州路城隍神新廟記

城郭以域民居而高城深隍以溝以封欲其居無隍患有囿也夫民所贍憑以興財致用者在是則城隍之有神是宜世載其英以歲時承報于無已若古侯國始造

縣鄙建其神位以制其牲幣尚門行户竈之私坊庸表啜之微可得而儷其式哉常治毘陵畫江界山方地千里統郡縣四在𣶏以西為大府矣當王師南伐時其守臣嘗阻兵不下火及城中官寺民廬蕩為烟埃獨城隍神祠直奎斗門之西汔無寸甍尺桷之損或曰斯城斯隍非不高且深也旄鉞一奮而十數萬生口不能恃以安固神將無責爾乎然命之或去或否視其順昌而逆亡則斯神之靈蓋皦乎其不誣也于是延祐五年去燬

城之歳餘四十年所祠之存者瓦漂棟敗指陊楯折而
總管府知事廣陵趙君琦適至愀然曰兹吾所涖地大
而物殷凡以逆雨寧旱消沴弭疵者舍神弗宗則誰其
穀我祠以揭虔而可後乎乃請于其長議以克合方練
辰程物僝徒庀工而勤禮興義之士咸來薦力未期而
廟成肖像孔儀祭品維旅廣簷崇阿丹塗白盛修亘麗
窔不節不豐仍歳比境或以饑告而環常四野熙焉樂
郊民之怙神如巨防之有截而巍障之有屏謂扆蒿悽

恪必求諸其類者豈不信哉又二年而君以代赴調京師過予曰石謹具子為我記之常維延州來季子之封也俗故秉懿而好讓令其民非昔之死孝死忠者之子若宗乎保聚教訓胥及三紀上之涵育神之㡯休有引有翼其不滋衍以碩乎君之職司坐幕府治文書而已宣其餘智深美是祠俾民康共而繼令豢牲潔齊來娛神保頎瞻廷宇洒埽弗亟有不興其甘棠勿翦之思乎是皆吾記不得而畧者也君清栗有猷令進階從仕郎為

穿山場鹽司令惜其將老而勿究于用使其得政而施設焉可以觀其事神治人先後之宜矣至治二年六月廿八日將仕郎國子博士柳貫記

鶴山庵記

異時吾鄉顯家閶族相望而敬宗仁親之義如一日焉自廟祭寢薦外春秋洒掃塋域登其餘餕合醼以樂有長長之序無貴貴之等葢其率禮成教者在是而今去之纔數十年則以吾戴弁躡履之身而委其先于馬醫

夏畦之倫者有矣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然則長者之舊聞闕之而不傳不亦可嘅乎哉至治二年予官京師鄉之友唐君楷字公則使以狀來諗曰楷之先君登仕府君藏窆在鶴山下山距吾家數里凡室于山之麓者惟吾姓為大堯峯窈谷湛泉秀樾所以扶露神閟披發奇采若顧顧自効于斯故嘗朊山為庵廬歲久敝橈楷既撤而新之會吾子徵解衢州明正書院山長歸復即其後構重屋四楹中以寓府君之祠而兩墉以列

羣從之主祭則咸薦其脩徹則旅奠而酬禮昭與昭齒穆與穆齒令吾仲府君于羣從之上不猶有戾乎廬爲先君作也夫自其昵以及其遠反其始以厚其本吾之常尊固有攸在矣矧各宗其宗傳之于古而合于其著之楷將有鑱焉嗟乎非禮之祀鬼神弗歆先王制爲廟寢之式尊簋之數奢不以僭儉不以陋故禮者履此者也是雖墓祭無文而塲室有典後世或因而致祠以歲時序齒逮賤概之敬宗仁親之義猶爲變之正者公則

年多于予其有聞于長者亦若是否乎予方悲顯家閭族之不能以皆傳而劇喜唐氏子孫之足述乃辭以告鄉之父兄子弟其有興乎明年二月十又九日將仕郎國子博士柳貫記

遺清堂記

人有千金之蓄必留遺其子孫以父子祖孫主于恩而義有弗卹也然而不旋臞移踵而問之則已與袖中之藏簡併失之矣親之愛之何嘗不欲其貴且富哉顧吾

有重于千金輕于鴻毛無所待而長存無所恃而不滅
一言之訓貽之數十世益昭乎寳龜之足以昭明而即
命是可忽忘之耶真之馬氏父子再從宦于南予不識
其父而識其子叔敬與之交信其所受之正矣始其父
卒潭府推官顧言曰吾以一清遺爾子孫吾以為豐爾
毋以為嗇也及叔敬免喪有仕資揭遺清扁所居堂上
以承諸其先下以詔諸其後推是意也豈以一言易千
金哉它日叔敬過予寅軒請發其義予無以解焉予聞

舉其所有持以與人謂之遺而遺必有其物矣投桃之腆不薄于報瓊與帶之華不滋于獻紵故有所遺者其遺淺無所遺者其遺隆昔子之先君子推其所蓄以悉敷遺于子而子又能兢業奉持以保有所遺如臨冰玉如飲沆瀣不泥滓以起穢也不翕訿以為炎也不疏宕以取容也不窒塞以廢權也淵然澄穆之天洋乎陟降之地人若不足我則有餘彼韋楊氏之在漢室皆知所以愛其子孫皆知所以遺其子孫矣然丞相之宗不緜

于太尉之肩論者謂大烏覆墳有開厥祥而不知經義有限心德無窮方其遺之之初固已卜之于此而言予張欲知十世之問夫子葢以百世可知者答之嗚呼以予覿於馬氏夫豈曰遺之一言而止也叔敬五兄弟頡頏並奮而叔敬尤有能名今以吉府照磨官辟掾江西廉訪使者之幕蜚英騰茂其在玆乎

瑞州新修仁濟橋記

瑞州治高安其南西壑谷諸流匯為錦江橫貫州東下

注章水州之郭郛如環玦中分而廛閭衢巷夾其兩涯民旅族居而錯行者恃橋為命橋一日不葺則徒輿歛迹公私交瘉雖官調水夫刺小舟待濟隕一羽于深淵若將委之因涉者之思利而知夫郡政之大莫先于橋功矣昔橋未建聯艫繫筰直州治為浮梁隨波降升然僅僅以歲月計成毀宋淳祐壬子樞密院編修官鄭公守郡始相方宜橋鑿巖架虛既成九年而一毀毀十有一年守董公嗣成之成三年再毀下逮至大己酉總管

蒲公作鎮時閱歳三十六而橋役大興役大故功鉅衆
方期之以久會泰定三年五月癸丑雨水暴至勢怒衝
衝決明日壞北堤橋岌岌不能支又明日雨止頽缺參
伍之一而絶岸夻流浩渺數十尺行者躑躅居者顧慮
徒自晝焉莫司莫續其年十月中大夫太原傅公適以
麾節涖郡進父老庭中曰吏役於民我謂郡政爾謂民
庸有先于橋功者乎衆謝曰吾所欲也而未敢以累公
於是長貳謀協寮寀式從封内之人輸財薦力如趨父

任公復求得嘗承蒲公橋事而幹敏有操畧者李榮等七人使主其出納命郡録事陳德敬總其凡以屬役賦功自經始至成公日來勸相工忘其勞不勵咸飭諗曰吾窮釁隙窟窒而根治之不遺後憂利勝計哉葢北堤當水衝舊中實土囊外傅以石水朝夕灌漱客土銷址則無恃令索石增厚至十數重執度揆之其袤七十五尺其廣一百二十四尺上覆屋為楹間七以補廢還故又謂南墩東西削方水與石鬭石不勝則反手磔裂宜

易愽為鋭逆水入之以殺其悍諸梁木之弱且撓者甃石之破且泐者咸除撤繕理擇于堅密不苟不媮厥既僝功列樹兩柵分為三逵節東西行者不得方軌並駕以撼震致害所為長慮遠引無賸筭矣自鄭公晝橋議至于今成者三毀者三近或四三年八九年遠至二三十年寧曠歲餘時以俟夫守長之仁且惠者出新智開永圖然謀人人不同豈仁且惠自三數公外舉無稱哉葢事時鮮儷有當為而懈于為有能為而不逮于為者

雖仁且惠儌諸一橋作輟之間固莫之盡也大抵人力之著見因于所遇而無求必取贏之心焉向使瑞有是橋一成不毀則之三數公之所就于彼而不于此吾將不得而訊之況得而頌之乎傅公名頎字顔卿歷佐部寺參掌留鑰上京以善文法致譽于時出佩二千石印綬典領方州曽未期月宜人之政灼灼可道惟兹橋功在公為細而公之所志若謂成法不傳將後何觀書來請記其迹予嘗忝公同朝不得辭則復于公曰目睫之

患易見水潦之害易知而隱于不矚没于未形限于不自達為難悉也令公發政之初不迂橋事以興是役所以自任乎父母師帥之重而求盡其心者可概見于兹四封非異千里惟同顧吾之職得以施置開塞有大于一橋者乎公患不聞聞斯行之矣然則諉橋功于細德豈誠知公哉橋舊即江以名而令榜仁濟昭獻元聖皇后所錫命是役也靡鈔一千二百八十五定役工至𦘕萬𦘕千𦘕百𦘕十明年十有一月辛未考成始終橋議

者郡監牧佐掾縣令長及州之義民皆署名氏于左考成之月其日壬午謹記

龍興路醫學教授廳壁記

凡郡制為醫建學因于三皇氏之宫而師生講肄則有堂有齋豫章望江右實臨省憲治所學宜大且完矣然自始作宅土曠遠藏息無所衿佩之遊反若不能亢視他州者廬陵謝縉翁教授其學之明年惠民藥局燬又明年有司將修故事肅政廉訪司照磨官程君介縉翁

請于行省曰學昔有堂孑立樊牆中祝融回祿猶不我相而殄殲之教道遂何所容寄哉令願以藥市餘地作新公署而講筵齋館之當備者併以序為使夫來學之徒取其安近易其回遠而因以興其趨善樂業之心焉豈曰便私我一人而已中奉大夫參知政事覃懷常公聞言而喜以為職思其憂類當如是即以圖畀府若縣出官帑資其成役厥既僝功堂庭中敞齋室翼舒明邃寛爽不亢不卑鼓篋遊歌至者咸飭縉翁以予雅尚斯

文乞辭鐫石龕置壁間以示方來余則復之曰子以教道臨諸生亦有事焉否也夫所謂事上而施教下而承學有經以為準的有志以為鏃羽而不求諸其道顧獨諉諸其器於事乎何有蓋今所傳醫經世謂出黄帝岐伯吾不知其與五三載籍孰先孰後矣然其論陽明陰濁之候剛躁柔緩之應推以切脉察理而諗之藥石鍼砭宜無一不合乎易爻之動静禮樂之進反雖混其名于九流之中而其實則有道焉昔余竊讀其書見其顯

辭密義併包聯絡巨細畢備而恠夫傳註纂述之家反更蔓延其說以自迷其源自塞其塗卒之執液齊假攻熨為戕毒人之具者彼豈出于忮心忍行哉由講之而不詳擇之而不慎故耳令覃懷公不厭溥乎茲事幸為署居以蔭麻吾子而吾子又能根本魯鄒之學藻繢倉扁之術以幸濟夫私淑艾之心則為是豫章之學者目受規矩耳接聲律莫不歡欣踴躍底至于道成教象于一邦流華問于京國吾將于子而計其效焉雖覃懷公

所以期屬吾子者亦未必不在乎此子尚勉諸緡翁拜手謝曰余敢不服子之攸箴然請子之卒書之也余曰諾遂書之泰定四年歲次丁卯冬十月朔日乙未記

雲從山崇真觀記

聞豫章江山間多古神仙窟宅而許旌陽之迹最顯著旌陽晉人晚得道以靈劒殲逐蛟蜃輯寧吾民遂陰役鬼工鑄鐵柱置郡牙城南鈎鎖地脉使永永無害今鐵柱延真宫是其處也地勝故法隆而其徒亦滋以盛宫

有華陽堂真靜大師楊君湛然實居之嗣其法者周君克恭尤脩行成信既謝提點宫事則謀相宅别營真館得琉璃門外亢爽之墟考筮惟吉崇基傑構堅密邃嚴若化若湧而殿庭藏室廣廡髙閎象于明靈之都矣甫就功會玄都大宗師張公代祀名山為著額崇真觀登諸祀籍即命楊周之徒是承是主以毋易世迷宗示有先也初父老言玆地故為雲從山旌陽未升真時嵓寓藥爐丹竈焉至今字其山而未有著其跡者然儲精凝

神則未必不在乎是是周君雖名作新其於志古有合乎哉楊周君先後化去繼以吳君德新而道紀堂成又繼以徐君希真而觀制無一不具吳徐君皆嘗專席延真退隱是觀遊恬入漠如執左劵以相畀授亦稱夫華隱之多賢而崇真之有述矣自至元廿三年其歲丙戌始興觀役逮令致和戊辰歷載四十而凡聚族于斯栖息有容饔飧有繼稱松重篁加圜合把徑幽林蔚屏却氛壒步趾城闉佯乎嘉遯方徐君耆年厭事而雅欲余

敘次本末既重為其辭則介余故人子王漸以請曰昔
吾先師規作别館以祠旌陽不自意雲從遺址之偶于
其卜諒哉仙者之靈也然吾猶及見吾師樹立之勤而
底法之不易使更數傳則委之不知孰明其源此吾願
記于石而有祈于後之意吾令且以祈吾子矣余曰子
之道宜傳奚區區取必于吾乃入闕著書上下篇總五
千言者子之教葢本是本之如何曰虛無曰清淨曰慈
儉曰柔弱無餘智焉彼其初欲人深自嗇縮以全其生

而至于寂感之機不離動静則固神矣妙矣然所謂緜緜其若存者既足以植其宗壽其後而況旌陽之靈超遥乎九清玄覽乎八虚顧雲從鳥竄之迹而時一下之有相斯祐尚肯溥其鄉遺其世哉曩余幸承泰雍展采之澤周旋圭璧牲幣間頌歌瑞應歸懷黄老之日益久而徐君不鄙託記故執筆為辭其上以昭聖人在宥之仁其下以開方來纂緒之重然則因余辭而觀之名以聞與夫因是觀而余之辭併以弗墜其有馮乎其無有

憑乎余亦不知其至也嗚呼天下之事要于所終凡若是而已寧足覬哉寧足覬哉

采衣堂記

古者童子之節緇布衣錦緣錦紳并紐迨其加冠猶服采衣采者染夏為五采而朱黄青玄纁為其等焉然則將責以成人之德衣用緇布飾用朱錦示一文一質之義也故自人生既壯而始免于父母之懷其欲養之心幸而可遂然俾耆俾壽有得有不得焉則以稲錦之身

惜桑榆之景希耩升堂陳饋羞耇凡可以極吾之歡欣者無不為已昔之人有老莱子者楚人也益年七十而其親猶在養恐恐然懼無以悦其心乃修其童子之服而習夫童子之戲五采爛斑娯嬉于前庶幾朝夕有以解吾親垂老之顏而以慰滿吾生愛日之情傳者述之談者誇之至于今如一日也然則情之不能自已者以其出于吾性而人莫能增益乎其間故耳余寄豫章有李生者為余言豐城古大縣也令為州江以清蓋其里

人初有司上其刀筆之勞得被省撽為莞庫吏念其母之垂白幸其身之猶强不忍頃刻去左右故棄升斗之禄以專致夫菽水之歡令十有四寒暑矣親年日益高子職日益修於是題其奉親之堂曰采衣堂而言則諗于人曰吾無老萊氏之德而有老萊氏之心世之君子其有以亮吾心否也余聞而為之助喜焉夫老萊氏之事楚人載之高士傳中則固賢矣然其所以為孝其迹不越乎是則服童子之服心童子之心以其能全性中

之仁義而無待于其外非曾子之養志殆未能以偶之也然則老萊子者其學曾子者歟若江君者又豈非學老萊子者余故曰示一文一質之義者由乎其外而全性中之仁義出乎其內者也余不識江君而樂為之言者以其義有足言者故不能已於言云耳

玉隆萬壽宮興修記

郭景純與許旌陽同時嘗為旌陽相宅得豫章西山之陽曰逍遥山者居焉後于其地拔宅升真即建游帷觀

改玉隆萬壽宮游帷者昔旌陽上升時嘗飄墮錦帷其處名之即以其實也玉隆者度人經三十二天號有太釋玉隆騰勝天謂是宮為羣帝所館安知玉隆騰勝不在兹乎實之欲以其名也觀肇興于晉而盛于唐尤莫盛于宋宋祀將四百而是宮之營繕見于紀載者二大中祥符之締構其力出于郘人光禄寺丞胡公仲容而王冀公實記之政和丙申之恢拓其費出于係省之官錢其圖準西京崇福之舊制於是内出玉冊遣師臣加

上尊號又詔侍從升朝官為提舉宫事其祠秩之次浸
比隆于岳鎮矣然則祀隆而宫盛非以昭應之受書王
清之定嵎適會乎其時哉至元丙子宋社既屋有司上
江南名山仙迹之宜祠者于禮部王隆與居其一故凡
主是宫率被受璽書如令至治元年臨川朱君思本實
嗣居其席始至見十一大曜十一真君殿祖師祠堂摧
剝弗治位置非據謀將改為則以狀請于教主嗣漢天
師會玄教大宗師吳公亦以香幣來祠因各捐貲倡首

而施者稍集掄材庀工有其具矣益宫制二殿中峙廂序參列于前而分畫其中以左右拱翼迺相藏室之北撤故構新作别殿六楹東以奉十一曜真形之像西以奉吳黄十一真君之像夾輔面背各有攸尊亦既無忝于禮又即十一真殿舊址築重屋一區上為青玄閣下為祠凡自唐以來甞有所施與嘗主興造之官寮以及歷代住持同袍士庶之有功有績者皆列主而祠每三七日集衆焚誦歲時潔羞薦饗視子孫妥侑之意無弗

逮馬經始于泰定二年之八月閲三年而考其成朱君過余請記余與君有雅故知其猷為敏裕而信其成此不難也然余聞鬼神之交古有其道而若受明祈永則固帝王一心運量之所致民無與焉降秦及漢禮壞樂崩黄老最先出一時恠迂之士乗其淫昏勦之以祈禬禳却之方大抵末矣然而曰宫曰觀猶不過踵夫壽宫交門棫陽蜚廉之迹而更斥大之壇席文鏤黼黻極盛人以為宜然耳嗚呼其去黄老為治之本何其遠哉古

者明于神事必皆精爽不貳聰明齋肅之民而令之為道士法者抑豈其徒與不然所謂重黎民之遺胄而果能勝夫宗祝之任者與旌陽晉人是嘗有德于吳楚之民及其功崇行成超然上征而山川炳靈鼎竈斯在今雖去之千載霓旌羽葢猶時臨睨乎故鄉則夫驂羣帝之御挾飛仙以遨遊不即于是而奚即哉十一大睢天神也十一仙真神人也吾無間然矣乃若列主于祠而享有烝嘗之奉者又安知不出于八百地仙之籍也哉

雖然精爽不貳必朱君而後足以當之自始有宫迨今何啻千年營繕之功不一而獨祥符政和得傳以其有記故也然則朱君之為是役績用章灼如是欲不記得乎無其時而有其人天下之事烏不可哉朱君字本初受道于龍虎山中而從張仁靖真人扈直兩京最久學有源委甞著輿地圖二卷刊石于上清之三華院云

建德縣修學記

建德縣在其府附庸縣耳然制宜有學治門之東舊學

在焉比數十年嘗屢名繕治而但取茍完無慮經久令令尹襄陽張侯永堅至以故事展禮于先聖先師見其壞梁橈楝毀塗缺甃盡然曰學為風教之首政之治否常繫于斯吾且圖之而未可以旬月計也則以禮致知經之士豫章范介而進子弟教肄其中使知興學之端益在是矣既明年獄訟漸稀期會少紓侯度其勝可以集事乃輟飡錢市材鳩工率先凡役而民吏樂義咸相成之撤舊即新為弦誦之齋六楹間殿室堂序門闥庖

廩上棟下宇除道周垣塗塈垩𦡶内外整飭經畫纖悉出侯心計堅緻綿密飭于私宇起手至順元年庚午之春及秋而工告訖功耕農販夫見庠校之煥儼而不見庸調之及已則驚嗟歎異以為吾儕小人服勞于官匪旦則暮舍庭署之華則老佛之崇而已耳今吾侯不彼之務而惟是之先無材葦之徵求無鼛鼓之發召而績用如是吾聞君子學道則愛人吾侯其當之乎于是學之生師請里士武昌路儒學教授馬泰之具為書介其

猶子瑩走隣郡浦陽山中乞余文題刻貞石比諸角弓之詠余曰今大縣户五六萬中縣户一二萬而嬴以令揆古今之縣古之鄉遂也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自閭胥族師黨正州長其屬民皆有教治政令其考德糾過皆有勸戒故閭側左右塾之出入受教者即其視養于庠而進射于序者也曰賢曰能則鄉遂大夫以禮而賓興之者也曰有道曰有德則大司樂之教以樂德樂語樂舞者也州鄉之考察其法詳司徒

之升遐其制嚴學校因閭井而興閭井因學校而睦幼之為小學壯之為大學內之為國學外之為鄉學鄉吏教于鄉師保教于國無一學不厚於民無一民不麗于學其先後有序其終始相成葢如此夫以鄉遂之所容裂之為二十五黨二十五庠又總之為一序周之鄉學既盛矣乎然視今縣户五六萬與一二萬而嬴大約地雖不踰而其民亦倍蓰于古而不啻矣則學宜益廣教宜益修政治宜益軼古人乃至一學之僅存或倚席而

不講其故何哉蓋古人之于學如堂室如食飲朝夕處焉饑渴須焉而今之最盛者不過務講誦課文辭而已耳其餘則視若亭傳或月一再至或春秋餟已即去講誦文辭雖不足覬夫德行道藝之成而涵揉磨革其具固亦資始於是矣若張侯之於建德必先之以使民知學然後拾其廢敗徐起而完葺之工不踰時役不煩民而祀饗之庭生師之廬巍巍殖殖揆夫鄉遂之制無或過者然則侯之軌民于禮而納民于善固推夫易直子

諒之心而成是孝弟順慈之化吾見百里之間薰然建學立師之效豈徒曰務講誦課文辭而已也昔魯僖公能修泮宮國人頌之葢觀其旂而欲無大無小以從之于邁見其馬則以為載色載笑而匪怒伊教鄭之昭公衰亂極矣城闕之挑達子衿之不來國人實重刺之一庠校之廢舉繫夫政令之得失亦觀乎其時哉今聖神在上尊經右儒收召耆碩詩書禮樂之教葢洋乎嶴宇之内矣而張侯之興學教士適當斯時子貢曰見其禮

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然則尚論其世而取為五百石令長楷法其將有取于斯文豈以余言為可廢哉其歲冬十又一月丁丑朔越五日日南至記

永嘉縣新學記

温州治永嘉令永嘉為上縣而温州為大府矣府有學縣亦有學猶黨庠遂序之異名而同以化民成俗為義也永嘉舊學在府城東陬華葢山下延祐甲寅燬明年令何君王作禮殿又三年令王君貢作門廡講堂基構

粗立而堅茨塗塈朱底厥功越十四年為至順辛未令趙君搭納字敬叔繼至諗于衆曰縣實有民庶而能教則由教以之道而學其器也聖師臨之吾敢不飭于是擇日授圖簡材庀物士薦其羸工售其巧凡新作弦誦之齋十六楹閒而自殿及堂門闥窓瑣之當髹飾者庭霤陛阯之當加甓者咸考度以致其工像繪合章尊俎應式宿有次舍限有垣墉旗庖計廩位寘左右觸目具美不陋不奢既釋奠告成君復諗曰凡茲學功有賢府

侯以為之筦籥有縣長貳以為之鍾呂故吾得上下受晝以敎事於其間今庠舍苟完遊歌之徒亦稍集矣然則學豈徒器而已乎乃使來請文表示學者葢古者學必有先聖先師之祀自始入學而皮弁祭菜學入官而宵雅肄三以夫人性本善而所以磨揉遷革卒要其成者猶有待于禮䂃樂治之功則示之以敬道而責之以為治固必有其人焉耳禮五百家之黨萬二千五百家之遂有民斯有學在黨曰庠有黨正以涖教治在遂曰

序有遂大夫以明有功正歳之屬民讀法所讀者三物之法也三歳之師吏興能所興者三物之能也屬之帥之其人則正與大夫其事則學與教焉而已政何適而非教教何適而非道士生斯時見大節踐大義出聞詩禮之訓入謹仁讓之習樂其事勸其功人人有尊君親上之心故曰官先事士先志夫已仕之事即未仕之志亦各有其職焉惟不以政自為政教自為教則興學以範民無非道器之所寓舍器而論道是謂誣道吾不謂

之道矣趙君學古知方篤于自修其為永嘉甫期月耳民旣樂生士亦趨業君不以為泰而猷汲汲焉惟學之為務又欲徵吾言以申警之然則世之尚觀美侈名譽者以為儒者例不知政何其謬耶泮宮旣作而魯侯之德以明鄉校不毁而子産之仁益信吾稔于趙君而溢于辭豈知言哉是役也縣教諭信安沈元鼎實終始宣勞法宜牽聯得書書之所以嘉善而勸來壹是春秋之義也至順三年其歲壬申春二月甲子記

退藏山居記

仲和寓屋城中而題其齋退藏山居或者疑其近誣余曰是則仲和之志也於是仲和將老嗜山林樂閒曠寧獃無是心哉顧其力有所未暇而因以著其志焉者實也其又何疑且居水者未必知水居山者未必知山彼窅然深崪然高者非水與山也及其内外之分既定榮辱之變俱忘則寤寐食息之間見夫烟霞之卷舒雲日之吐吞凡其日接于吾前者皆足以樂吾之有而不能

以病吾之固則居水而知水居山而知山以其志之存乎是而不暇乎其宅也今仲和釋鞅乎聲利予奪之塗解膠乎覺夢是非之圓方且願為無所聞于世則夫慨想林巒睠懷巖壑結叢桂以行招紉幽蘭而延竚雖不必踐苔蔭樹采榮攬秀而威鳳之高翔已與夫雞蟲之得失邈乎邈哉彼見仲和混混于流俗之中而不知其中之自致乎道固未嘗不充然得而逌然樂也仲和得之蒙莊氏蒙莊氏得之周藏史其息深深其智昏昏所

謂遊方之外烏乎退而亦烏乎藏然則余尚未能知仲和之志况或人哉

鎮江府錄事司題名記

鎮江古丹陽郡岸江為城以地望為鉅藩以户版為下路故亦得置錄事司署長貳員三統治城闉職務繁簡豈與他有司竝哉然以屢閭之土無根著之民上承大府之供億下徇賓客之迎將窮日力殫精神而為之猶不免乎譙讓凡署是官如被重痼㲉然無復施張逸豫

之意矣至順二年名進士呼圖克巴丹字成之初筮來為其長曰吾有土有民有政有教是豈不可以終致之哉于是事為之制而其治必本于民情末再脊職修事舉向之誚讓胥為愛敬成之亦自以其得之於人者得之於心乃大飾署居買石求前任人名氏將序而刻之因寓公汾亭石君來取文以冠其端予曰官有署署有題名以著代也其法出于國譜人表書其拜罷而人之善惡自不可掩葢凛乎史氏之法之遺矣鎮江之有錄事

司録事司之有長貳員自建官來餘五十年往過來續
奚啻百十治迹所存宛其未泯然則索照于鑒考轍于
車一從一改皆吾師法之所在而可以弗思矣乎非成
之之强學敏識奚足以語此予故得而具識之至順四
年其歲癸酉冬十月庚午記

甫里書院記

學者質諸聖人苟其言自孔氏則天下後世取而法之
矣論語載言歴叙羣聖人之道而繫以三仁八士逸民

師摯之倫謂夷齊仲逸張惠少連彼七民者同於潔身厲行雖不能依乎中庸槩而之道固一世之高士哉不得中行而得狂狷裁其過甚以勉其不及是亦聖人之徒已後乎孟軻論夷清惠和之風而卒歸諸孔子仕止久速之時觀乎聖人則知賢人足以證夫揚雄氏之言之正矣唐有甫里先生吳人也隱居求志擇乎仁義道德之塗而以蟬蛻汙濁為潔觀其自憐有賦慨敢諫鼓之不陳進善旌之不理而平津閣之不逢其人身隱言

放自靖于耕釣之中異乎鳳兮之歌而庶幾簞瓢之樂則進而齒諸七民之列聖人不没歸斯受之矣而况立祠薦饗闢館遊歌資於嗣系之良而成于守牧之賢于以彰熙代文治之盛開郡國興化之美乃若先生非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歟先生陸氏諱龜蒙字魯望始居臨頓而避地松江南旁甫里里故有祠環而居之皆其族姓雖譜佚莫攷而證諸祀典尚不為無據裔孫德原服膺儒業竊嘗有志于私淑之事中歲出其餘

力建學立師教里中子弟規制粗立閭復自念吾姓居吳歷代有聞而自吳縣男德明以文學顯太宗時文通先生淳先明啖趙氏春秋之學下逮先生高不仕之節成獨善之名百世雖遠聞者興起因其祿祠之所在而併築宫以修先聖先師之祀豈不益為可以總管趙侯鳳儀聞而韙之為移廉訪使者按實上之行省次達于中書而禮部集賢院國子監咸請著甫里書院之額即署德原為其山長厥既受署滿且代矣而猶篤不能忘

益治其當具而未具者于是燕居有殿妥侑有祠會講有堂遊息有齋翼有門序宿有次舍雖庖廩圊湢之微莫不完飭割私田以供粢盛稍食凡四頃有奇又將束筐幣聘經師開來學而勸奬作興之功出令總管錢侯光弼爲多侯曰是不可以無述也乃請予文刻示永久

謹按先生天后朝宰相元方七世孫探研六籍窺見奧義而尤邃于春秋得文通所纂書伏誦而深求之曰君子之于春秋沒身而已葢方時叔季熏腐竊權藩翰宣

驕朝無正士之迹野有梟獍之羣先生離世獨立窮而不憫雖徵命疊加堅辭不起身之所處無非揆道之權衡而春秋達于其用矣使當孔子之時引而置之二三子間視游夏猶將浼焉大廈將顛一木莫支故寧自偶于沮溺荷蓧之儔以無蹈乎靡喬固滂之轍不然先生豈輕世肆志者哉若昔竝祠三高于松江震澤之上彼固人物物論之攸繫乃今配食先聖籩豆在筵論說在序仰高鑽堅洋乎如在則夫泝而求之以卒造乎其閫

域用則尊主而庇民不用則中清而中權先生之道行則聖人之教立德原栖遲韋布閭能推所厚以厚諸其鄉觀禮之士固已稱之然黨庠遂序之教則有司存變而之道亦在賢守牧之嘉惠焉耳若先生之立言制行則唐史隱逸有傳此不必著著其關於名教而足以繫乎逸民之後者若是是為記元統三年歲陽甲戌春三月己丑朔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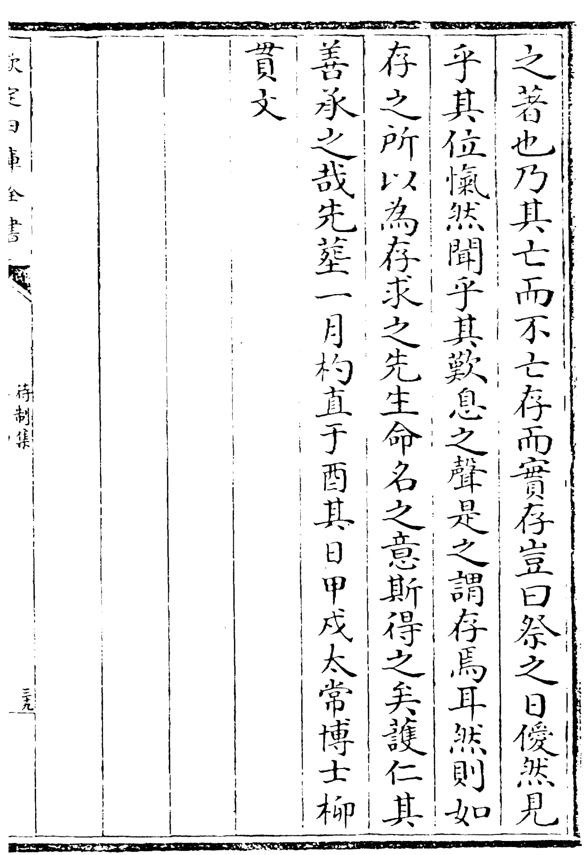
洞山如存精舍記

金華張仁喪父踰再朞所以慎終而追孝者無所不致其謹既卜兆洞山惟食又相其左為冡舍一區前榮後寢繚以垣墉翼以庖庾門闥騫舒什器森列凡屠穌之制畧具將命浮屠人居之而以汛掃塋域護眎松栢之役付之間則問名于東陽許先生先生以如存命之而為之說曰親之亡事之如存焉而其所以如存者則顧其心之思弗思何如耳仁既受而服之又請予為辭以著之葢仁之父諱某字輔之予嘗得其鄉曲之論知其

誠善不伐懿然篤厚人也自少失所天奉母徐居于別室力生興事一以勤嗇為本人初不見其有為之迹而生道日裕固成于孝敬洽于惠和者其效如此生至元庚寅卒元統乙亥得年四十六耳輔之娶徐生子男二長護次即仁女二適武義嚴文奎浦江吳汝霖孫男三士元士慶士權孫女二皆在幼方護仁之卜是洞山之塋也嚴巒擁其脊磵溪束其吭土潤而鮮氣融而浩墓師曰宜卜士曰吉遂坎為玄堂而以至元三年丁丑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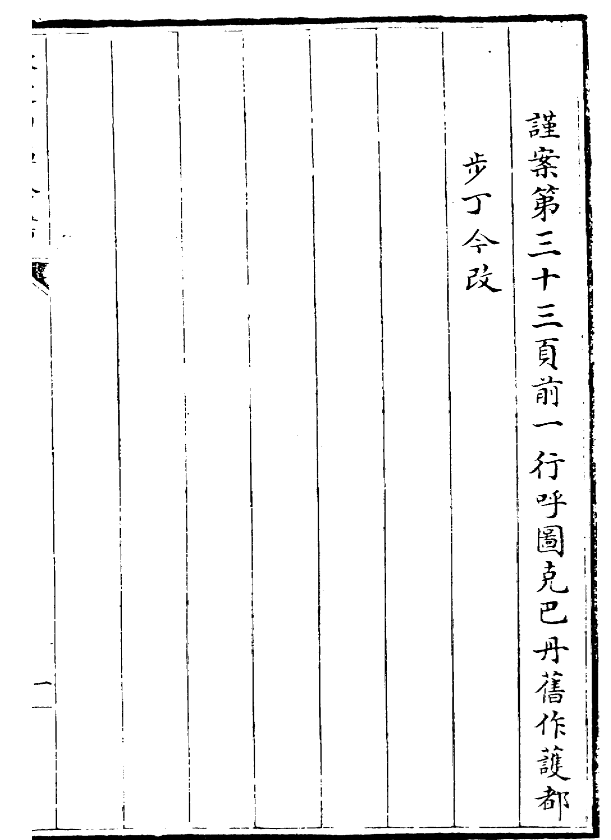
歲秋九月癸丑奉匶就窆又謂吾父之致養于吾祖母也未嘗一日去左右肆今死生異矣而䰟氣則無不通亦竅其南别為竁穴以需為他日上壽之藏焉斥田若干畝籍之如存取其劵書焚而誓之曰浮屠人之居吾室任吾事者食焉凡葺吾是室之壞者資焉雖吾之子孫不得攘而有之以敗吾之孝焉若護與仁所以承考而慎思之者如親之存無弗謹也嗟乎孝子之事其親生則有養矣没則有喪矣斂手足形而旋葬之棺周于

衣槨周于棺土周于槨若是而已然而厚之為易薄之為儉亦顧其所得為者而為之君子猶謂義也義之所至禮從之矣故楊王孫之欲羸葬以返其真自為則可而充虞之所謂木若美然此則盡於人心而不以儉其親之義也張氏家有百金之產其貲足以等中人而上之其善足以為子孫數世之憑依親沒有喪為之封窆以錮藏之又為之冢舍以居守之則夫厚其親以厚其身厚其身以厚其鄉將無所不致其謹焉厚之歸而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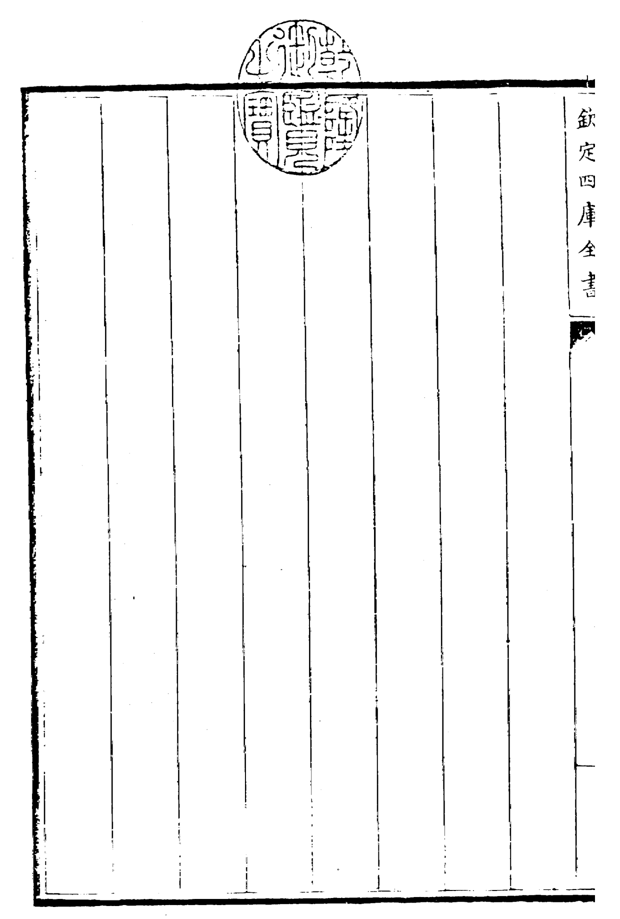
之著也乃其亡而不亡存而實存豈曰祭之日僾然見乎其位愾然聞乎其歎息之聲是之謂存焉耳然則如存之所以為存求之先生命名之意斯得之矣護仁其善承之哉先塋一月杓直于酉其日甲戌太常博士柳貫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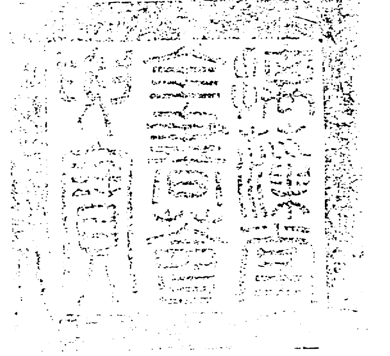
待制集卷十四



謹案第三十三頁前一行呼圖克巴丹舊作護都

步丁令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錄監生臣卯步蟾